

玉壶冰心

腊月的暖阳

陈筱

腊月,是岁末的终章,是寒冬的深处。当北风凛冽地吹过街巷,腊月的暖阳却宛如一位温情的使者,穿过层层阴霾,洒下满地金黄。

在古代诗人的笔下,腊月的暖阳总是带着别样的诗意与温情。白居易曾吟:“杲杲冬日光,明暖真可爱。”那明亮而温暖的阳光,在寒冬中显得如此珍贵,让人忍不住心生欢喜。岑参亦云:“腊月江上暖,南桥新柳枝。”在他的眼中,腊月的暖阳不仅温暖了大地,还催生了新枝,孕育着希望。

站在腊月的街头,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枝,在地上洒下一片片光影。那些光影像是被岁月裁剪的记忆,零碎而又美好。老人们坐在门前的凳子上,眯着眼睛,享受着这难得的温暖。他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而那暖阳似乎在轻轻地抚摸着这些皱纹,给予他们片刻的宁静与安慰。孩子们在巷子里奔跑嬉戏,笑声在阳光下回荡。他们的身影如同跳跃的音符,为这寒冷的腊月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走进腊月的集市,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暖阳下穿梭。摊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热气腾腾的食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阳光照在那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上,折射出五彩的光芒。人们挑选着年货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腊月的暖阳,仿佛为这忙碌的场景镀上了一层金边,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温馨而美好。

在乡间的小路上,暖阳温柔地拥抱着田野。远处的山峦也被阳光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,宛如一幅优美的画卷。农舍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,在阳光下渐渐消散。这宁静而祥和的乡村景象,让人感受到了腊月暖阳所带来的温暖与安宁。

腊月的暖阳,也照进了人们的心里。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,它给予了我们力量和勇气,让我们怀揣着希望,迎接新的一年。它让我们相信,无论生活中有多少风雨,总会有阳光照耀的时刻。腊月的尽头,是春天的序曲,而这暖阳,便是那报春的使者。

在这腊月的暖阳下,我愿停下匆忙的脚步,倾听内心的

声音。让那温暖的阳光驱散心中的阴霾,让那份宁静与美好在心底流淌。我想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这腊月的暖阳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,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此时,阳光更加灿烂了,它洒在我的身上,我闭上眼睛,感受着这温暖的抚摸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在这腊月的暖阳中,我仿佛看到了春天的繁花似锦,听到了夏日的蝉鸣蛙噪,闻到了秋天的稻谷飘香。这一切的美好,都在这温暖的阳光中孕育着,等待时机绽放。

腊月的暖阳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岁月的礼物。它让我们在寒冷的季节感受到了温暖,让我们在疲惫的生活中找到了安慰。让我们珍惜这腊月的暖阳,用它的温暖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,用它的力量鼓舞我们勇敢地追求梦想。

当夕阳西下,那一抹余晖依然在天边绽放着最后的光彩。它似乎在告诉我们,即使黑夜来临,也不要害怕,因为明天,太阳还会升起,光芒依旧会洒满大地。

腊月的暖阳,我愿与你相伴,走过这寒冷的季节,迎接新的希望、新的梦想。

流金岁月

芫荽香里岁月长

彭晔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东坡先生这句词,总让我想起芫荽。在所有的烟火滋味中,再没有什么比它的香气更能牵动我的情思了。

说来有趣,童年时我最怕的就是芫荽。每当母亲把它拌进凉菜,或是撒在汤羹上,我总要捂着鼻子躲开。那股特别的香气,在我闻来竟像是肥皂的味道,任母亲如何劝说,我就是不肯下箸。

转机发生在一个初夏的午后。母亲带我在菜园里浇水,微风拂过,忽然送来一阵奇异的芬芳。那香气清冽中带着甘甜,既不似花香甜腻,也不比草叶生涩。我循着香味找去,竟是一片翠绿的芫荽。羽状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,细碎的小白花如星子般点缀其间。母亲摘下一片叶子让我细闻,说也奇怪,这次我竟觉得这味道格外好闻。

从那以后,我彻底迷上了芫荽。做凉拌菜要放,煮汤要撒,就连吃面也要掐上几叶。母亲笑我,“从前躲着走,如今离不得。”

芫荽不仅味美,更是一味良药。儿子幼时爱长湿疹,母亲便从园里采来大把芫荽,熬水给他沐浴。那水汽蒸腾中,

满屋都是芫荽特有的香气。说来神奇,洗过几次,孩子的湿疹果然见好。

母亲的菜园里,芫荽总是种在畦边地头。它不争阳光,不抢雨露,安静地陪伴着番茄、黄瓜这些主角。可每到做饭时分,它就成了最不能少的配角。凉拌黄瓜要它提鲜,鱼汤要它去腥,就连最简单的清汤面,撒上一把芫荽,顿时生香。

记得去年除夕,我系上母亲的围裙下厨。切芫荽时,那熟悉的香气弥漫开来,恍惚间仿佛回到了童年。我把芫荽撒在凉菜上,放进汤锅里,就像母亲这些年做的那样。家人们吃得赞不绝口,说这味道格外香。我想,他们品出的不只是芫荽的香,更是时光沉淀下来的味道。

如今超市里四季都有芫荽卖,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少的是菜园里的阳光雨露,少的是母亲采摘时的那份心意。回老家时,我常常到菜园里站一站,看看那片翠绿的芫荽,闻闻那熟悉的香气。这香气里,有童年的记忆,有母爱的温度,有岁月也带不走的温情。

芫荽依旧年年生长,如同那些美好的情感,在时光里生生不息。每当它的香气飘来,我便知道,这人间清欢,原就藏在这一蔬一饭中。

五味人生

墙角的蜡梅

宋善建

那天傍晚,下雪了。

雪静静地落下,簌簌地落。暗香浮动在清冽的空气里,淡淡的。追着味道寻过来,墙角的蜡梅花开了,花一朵挨一朵,露出淡黄的心,迎雪绽放,悠然自在。

“当啷”一声,像是什么工具掉在了地上。原来蜡梅不远处,那个修车的老人,正蹲在地上补轮胎。干活的间隙,还抬头看看这里。老人话不多,在这里修车已有好些年了。车往他那儿一放,便不用再管,等着来取就是。修这里、补那里,那双皴裂如老树皮的手,整日忙活着。他话少,心里却有原则:能修不换,实在需要换,他倒先难为情起来。

“真没法修了,你看。”老人手指摩挲着轮胎上的口子,“真的,没法修了,你看这里。”他这才开始更换。他从不涨价,东西摆在那儿,多少年都没有变过。人们算好钱转过去,他看也不看,只顾忙手里的活儿。平常出摊早、收摊晚,没人知道他何时来、何时走,只觉得他一直都在。

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不知怎的,忽然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。眼前的蜡梅,恰是入了诗的光景。花瓣厚墩墩的,光滑如蜡。雪栖在上头,晶莹剔透,黄得更纯粹了——纯粹得不沾一丝尘气。

这是一棵瘦弱的小树。原来长在草丛里,同小草挤在一处,枝干直溜溜的,树形不好看。有一年春天被移到这墙角,便再没人理会。谁也不指望它能活,能开花。从此再也没有人管,它只在墙角自顾自地胡乱长着。谁曾想,它竟恣意地开放了。

蜡梅倒是沉得住气,不挣不抢。春夏小区的花丛里闹哄哄的,百花斗艳,蝴蝶翩跹起舞,它只安静着,仿佛与己无关。其实,从五月起,蜡梅的细枝上,便悄悄酝酿起了米粒似的苞。它极有耐心,一直静蓄到九月,那些苞才仿佛得了召唤,一日日鼓胀起来。待到十月,便攒足了劲儿,沉沉地睡去,把梦做得绵长。直到某日雪落肩头——忽然,就全醒了。熬过了夏,熬过了秋,它专为这冬天而来,活得那样通透,那样顽强。

雪光映着蒙蒙的暮色。归家人步履匆匆,偶尔抬头,看看天,看看亮起的灯光,便奔了过去。

“今年这蜡梅,比往年开得艳,味也醇厚。”

回过身,老人正站在身后。他双手揣在袖子里,身上系着围裙,围裙上斑斑点点。哈出的气在胡须上结成了霜,不知是霜染白了他的胡子,还是胡子染白了霜,眼睛却十分明亮。

“往年,它开过吗?”

“每年都开。我们经常在一起,累时看看它,说说话,就不觉得累了。今年这花开得倔……”

“说话?”我疑惑。“好几年的交情了。”他笑了,目光又落回蜡梅上,仿佛那里真有一位老友。

“还不收摊?”我问道。“这雪……怕有过路的车坏在半道。”他顿了顿,望着梅,“我再陪它一会儿。”

蜡梅花,一朵一朵开着,香在清冷的空气里愈酿愈浓。楼上的灯火,一盏一盏亮起来,传来锅铲相碰的脆响,饭菜的暖香漫开。老人揣着手,静静立在渐深的暮色里。雪还在下,细细的,簌簌的……

吉光片羽

寒夜书灯

邢凯

北风呼啸,窗框在寒风中微微颤动,冷雾中的路灯照出一圈光晕。在这样的夜晚,人们往往会蜷缩成一团,不是因为怕冷,而是忽然间想寻找一种药物来医治此时节的寂寞和漫长。我认为药方只有两个字:读书。

小时候在乡下过冬,取暖用的是铁皮炉子。煤块发出“毕剥”声音的时候,祖母就拿出那只掉了漆的木匣子,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,书页已经发黄。她识字不多,但是常念叨:“寒冷的时候读书,字里行间总有一股炭火的温度。”那时不解,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,梦里竟真觉出暖意。如今铁皮炉子早已无踪,可那缕由文字引燃的“炭火气”,却留在血脉里。

寒夜宜读旧书。春天的活力、夏天的畅快、秋天的清静,似乎都比不上此时此刻的沉静。只有冬天,让时间变得宽厚,可以容纳一段枯荷听雨的停顿,一阙词半日品咂的迂回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描写自己驾舟到湖心亭看雪,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寥寥数语间寒意和孤傲便透过纸张传来了。

寒夜读书也是对心性的一种磨炼。白天的喧嚣像潮水一样退去,得失、计较、烦恼缠绕在文字的经纬中

慢慢散去。读《庄子》“虚室生白”,胸中块垒如月光洗涤;读苏东坡“人生如逆旅”,风雪夜归人便多了一份从容。书不训人,它只静静地摊开千百种生命的样子——嵇康打铁、王维看云、沈复捉灯寻虫,他们活得充实而自足。慢慢地,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松了下来,窗外呼啸的风也成了陪读的朋友。

这几年越发觉得,读书养的不是聪明,而是钝感。聪明是锋利的刀,轻易剖开表象;钝感则是温润的墨,在时间里慢慢地晕染出生命的层次与底色。冬夜读书时,“钝”就显得格外珍贵——它可以让你为一首故园诗发呆半晌,为一个遥远时代的悲剧落泪,为一句朴素的真理反复摩挲书页。

有时读到兴致勃勃的时候,会披上外衣站起来泡一壶浓茶。茶香袅袅,与灯光融合在一起,仿佛给文字也带来了一丝暖意。突然想起古人“雪夜闭门读书”的快乐,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了。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片乐土:手机调至静音,这个用灯光围成的小岛就是心灵最自由的地方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风在屋檐下轻轻唱着。合上书本后,灯下的影子静静地铺在地上,仿佛另一个刚刚被文字滋养过的自己。明朝推门而出,依旧是寒风凛冽、世事纷杂,但胸中已有一盏明灯,那是不熄的炉火,也是安放所有情思的故乡……

